

大滌洞天記

經名：大滌洞天記。宋末元初鄧牧撰。三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譜錄類。

大滌洞天記序

制之為郡，山川雄秀，甲於東南，故為吾道之奧區。而所謂洞天福地者，在在有焉。予過錢塘之上，每低徊延覽，不能捨去，惜不盡遊其名勝者。間讀予友大章徐先生所序杭之洞霄宮歸一規者，尤慕其山水之麗、宮宇之宏，而未之一造焉。今年春，其宮道士某持其宮志請序於予，因獲探其源委顛末，其大滌洞天天柱峰即洞霄宮也。始漢武元封間，而晉唐以來，修真隱遁之士多居之，逮宋南渡，都於杭，則門地之盛，聲望之隆，與玉清、醴泉、崇福、昭應、太液、寶錄諸宮觀等矣。凡寵書幸駕、錫田賜額之異，尤冠一時涉元之盛。高人奇士輩出，於教益振。雖宮宇之變，或罹兵竇之革，輸賦之繁，復設規以守其成，益有復興之漸矣。而山川之推為洞天福地之殊者，四方至今猶稱之，故其具諸載籍者，凡殿糜之盛、人物之異、文辭之偉，靡不備見之。若制之名於東南者，舍是尚何求哉？昔之志，夫是者，可謂善述其事，張大其跡也。今某尤將廣于梓，亦抑知繼夫先志也。嗟乎，古今之盛衰興廢之無窮，雖倦真靈異幻化之跡，尤有湮沒而無所考焉，其所可追索者，徒賴于名辭巨筆垂之金石，煥乎千百載而不泯也。雖然浙之地勝人傑，而琳宮璿宇卓稱於時者，為不少矣，而能託於不泯之言者，又幾何哉？若洞霄之稱於一時，而文且著於不朽矣，使其傳之悠遠，與三山之書並行而不已，豈不亦吾道之盛典也？因嘉其志而序首焉。洪武三十一年，歲在戊寅，正月既望，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真人，領道教事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序。

大德九年夏，予奉旨搜賢，知葉疼文、鄧牧心隱餘杭天柱山，即而徵之，固辭不起，因得極山中奇偉絕特之觀。後六年，代祀南來，道士孟集虛出所編《洞霄圖》，記山川之奇秀，岔洞之深杳，宮宇之沿革，人物之挺特，昔耳目之未及者，今一覽無遺。是編行乎世，集虛於茲山之功亦懋矣。況其賢而文沖澹不街。其師介石沈公，端雅有容，疊膺綸命，典領本山，人稱其懷。山之洞天福地，歷漢晉唐宋，聞人世出。今介石師友如淵珠山玉，輝潤泉石。信乎山川之勝，亦繫乎其人。凡居者、游者，苟不潔涓身心，悠遵太上清靜之教，嚴釐祝弘至道，以重茲山，是增林慚潤魄，負介石師友之心事。予併發之，於是乎書。至大三年六月旦日，玄教嗣師吳全節序。

夫誌書者，所以叙事物之源委本末，名數凡目靡不登載，故貴乎廣記備言，使往者有傳，來者有徵也。大滌天柱，為東南一大勝槩，其可紀者不少，而宋政和間唐子霞作《真境錄》已不可考，端平間所輯亦復疏略。余懼靈跡奇聞

久將湮沒，遂俾道士孟宗寶、隱士鄧牧心相與蒐羅舊籍，詢咨故老，考訂作《洞霄圖志》。凡山川標致之勝、宮館規制之詳、聖遊化之跡、英賢紀述之美，皆收拾而無遺。非但游息於斯洞見今古，而足跡未能至者，一睹此志，便眇眇然如行翠蛟白鹿間，有頡頏飛霞之想，亦滌心一助也。時大德九年乙巳，十一月望日，大滌住山介石沈多福謹書。

大滌洞天記卷上

本山鄧牧心編

敘官觀

夫得道之士以無何為鄉，太虛為家。日月之光華、姻雲之變化、湖海山嶽之浩汗麗澤，不過目睫間所寄物爾，何待占一丘一壑之勝，營一宮一室之安，與編戶雜處於人間世耶？良由古道日微，淳風不競，馳情嗜欲者，豈知有清靜可宗？抗志功名者，豈信有神仙可學？是故太上設教，聖皇潛心，黃帝問道崆峒，堯見四子藐姑射。於是周穆草樓發其源，漢武竹宮桂館昌其流，乃有祕宇殊庭、瑤臺金榜散布寰宇，幾與五城十二樓俱高，不特鍊汞烹鈹以薪沖舉，聲金振玉以近禎祥，而亮烏凌風，翠旌導月，往往薄游其間。使夫志士辭榮，貪夫棄慢，頓悟有身之患，樂皈眾妙之門，豈非移風易俗之大樞機，尊道貴德之大條貫哉？道經載，四海之內凡大小洞天四十有六，福地七十有二，而洞霄咸有一焉。舊志以為與嵩山崇福獨為天下宮觀，稱首地望之重，他莫敢比。信矣，天造地設者，固不以人力為消長，然歷代崇奉之制，不可無傳也。

洞霄宮

茲山為大滌玄蓋洞天天柱福地，在杭州餘杭縣南一十八里。郡志云：漢武帝元封三年始建宮壇於大滌洞前，投龍簡為祈福之所，經今一千五百餘年矣。唐高宗弘道元年，本山潘先生奉勸面南建天柱觀，四維壁封，千步禁樵採，為長生之林。中宗朝賜觀莊一所，後有朱法師改北向。乾寧二年，錢武肅王與間丘先生相度山勢，復改為甲向，今宮基是。光化二年，錄圖表奏，詔旨褒嘉，見《天柱觀記》。錢氏納土時，嘗改天柱宮。宋真宗祥符五年，因悚文惠公堯佐奏，改洞霄宮，賜仁和縣田一十五頃，悉蠲租稅，並賜鐘磬法具等，歲度童行一人，應天慶等節設醮，本州應辦支費，青詞朱表，學士院撰進呈訖，內降修奉。仁宗天聖四年，詔道院詳定天下名山洞府凡二十處，抗州洞霄宮大滌洞為第五，仍命每歲投龍簡，遇祈禱，封降御香，遣中使或郎官入山。政和二年，住持都監何士炤以官宇頽圯，詣汴京陳乞，奉旨賜度牒三百道，兩浙轉運司經理。後因方臘之變，廢于兵火。高宗南渡，紹興二十五年，發帑出金重建昊天殿。于東應彼殿左闢通明一綰，本宮在持兼領焚修于此。孝宗乾道二年三月，德壽太上皇洎顯仁皇太后臨幸慶成，遇庚申甲子聖節，帝后本命，係朝

廷請降設醮，本宮書記撰青詞奏呈修奉，官差軍士守衛，後奏罷軍士，以山麓之民充佃火防虞。理宗淳祐七年，靈濟通真先生孫處道奏請賜錢，益市但產以裨贍用，由是山門規制愈崇廣矣。政和間，援唐天往觀例，經尚書禮部給洞霄宮印記。事奈慶元二年，知官陳以明以歲久漫滅，重給。宋國初聖節，道場應奉，本縣文武官僚入山建散，諸山嘈咸至立班。自南渡後，惟道士就本宮建散，而縣官止於普救寺行事。凡宰執大丐閑去位者，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擊銜。咸淳甲戌冬，防虞佛慎，延燎一空。至元丙子，後重建，未完，復燬于甲申之夏。今自甲申後再新官宇，規模視昔愈壯，專一為國焚修，告天祝壽。每遇天壽聖節，道場依例就宮建散，蒙管領江南諸路道教所，總攝江淮荆襄等路道教所，以名山事實聞奏。至元十八年，欽奉聖旨，護持山門。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，欽奉聖旨護持及本山諸宮觀。元貞元年，元貞二年，大德三年、節次奉宣命，授本宮住持提點及提舉知宮，兼管本山諸宮觀事。大德八年六月，又歡萬贊要儲官觀，蒙中書禮部鑄給杭州路洞霄宮提點所印信。宇內名山，自五嶽之外，所謂天有八柱而已，其五在方外，既不可考，今見於中國者三，而洞霄之盛為歷代所崇奉，幾與五嶽俱尊，又非舒州、壽陽所可企及，豈偶然者，故列叙于篇首。

通真門

茲門不在餘抗縣四門數內，宋紹興年間建一謂由此入洞霄也。至元年間重建，先是，宋尊祐間，住山貝大欽買石梵路，夾樹林木他十八里，至九鎖山門。

九鎖山門。

在九鎖山外，未至宮三里，扁九鎖山，三大篆字甚奇古，程俱書。

外門

衝九鎖山大路，道龍鳳二洞，直上為棲真洞路，自路口折入會仙橋，過翠絞亭。左右壓石夾道，勢若雙闕，門真其會。扁洞天福地，宋理宗淳祐七年賜書。

雙牌門：

自外門入度玄，同橋，兩門對峙，左篆天柱泉，有池有焉，右篆大滌洞，洞所從入也。

三門

宋紹興三十二年，內帑賜錢造。至元戊寅，山隱齋建，癸巳年本齋重建，仍造天香亭于後，故所無也。

虛湟壇

在正殿前。舊誌云：唐景福二年，錢武肅王按當時儀式疊梵開壇，請聞丘

先生三元奏錄于此。大德庚子增修廣之。

三清殿

即郭真君結茅之地。殿前三松，其所手植，今不存矣。錢王遷坐庚向甲，蓋指此也。宋政和間方臘之變，惟徽宗本命殿獨存，住持道士金致一奏，旨改為三清殿，聖像乃汴京孟成忠所塑，號為絕技。至元庚寅復建，壯麗殆過於昔，有桂柏相間列峙前向。

昊天閣

在東麻後，宋紹興二十五年內帑賜錢造殿。大德辛丑重建為閣。四山環抱，最為登覽勝處。

遊璣殿

在庫院東，建。炎間建，至元辛巳迴紫齋建。

佑聖殿

舊在正殿左，建炎間建，至元辛巳怡雲齋建于三門東偏。

祠山張帝祠

舊在官門外西阜。開禧間，內庭賜神像及左右侍從。景定間移建三門右，至元庚辰壺隱齋建，辛卯本齋重建。

龍王仙官祠

在西應後，宋建炎間建，賜額嘉應廟。至元壬午清虛齋建。今洞天福地二仙官併祠于此，從古制也。祠下撫掌泉與大滌泉源通，俱號龍井。初以宋紹興九年內旨詣洞投鐵簡，得雨封善應侯。劫：朕惟山林川谷出雲氣為風雨者，必加禮秩以謹奉詞。蚓茲洞天，神靈一所宅，屈伸變化，呼吸風雲，若時愆腸，旋施膏澤，有司言狀，寵錫侯封，用孚惠於黑，黎以欽承於渙，可特封善應侯。慶元三年加封善應靈濟侯，嘉泰元年加封善應靈濟昭既侯，端平三年加封善應靈濟昭既廣福侯，又特封靈澤公。

雲堂

在西麻後，延接十方雲水。宋淳祐、咸祐間，高道雲會，相傳為口實。今南北高士來游來居亦不減於昔日也。

旦過寮

在雲堂右，雲遊僧暫憩之地。

諸亭

日翠蛟，日飛玉，日清音，日翠微，日採芝，日九曲見山水門，日谷口，日石室見洞府門，日祥光，日宜霜，日聚仙見古跡門。

白鹿山房

在石室頂。先是陸永仲嘗家石室東偏，因為道院。朱妙行修鍊其地凡二十

年，尸解去。是後有天目阮先生居之，有泉州陳道士者緣山屈曲開逕，結茅相依，發土得奇石甚多，一帶凡百餘步，狀如步障。中更兵火，阮陳亦亡去心大德甲辰建山房于此，有記。

廡院二所

一在餘杭縣西南半里大溪之上，後唐長興四年建，名天柱察院，宋咸淳年間重修。門前有梓林，夏日陰翳可愛，在三門東偏。

法堂

在正殿後。宋開禧元年内帑賜錢造，寧宗賜書演教堂扁，至元乙酉重建。左右兩石天造地設，後有蒼崖橫峙，因加人力，疊成峰巒，中作小洞，洞中小路委曲，出登其絕。

方丈

在演教堂後。

庫院

在東麻，至元乙酉重建，丹泉流注其間。唐李玄卿所記新池在焉。

齋堂

在西麻，大德戊戌重建。

道院

在西麻後。古有三院：日上清，日精思，曰南陵。今分為十有八齋，中瞰一池，諸齋環嚮，池水盈涸往往亦關休咎。左應七齋：日山隱，日山素，日岫隱，日嵩隱，日怡雲，日粟隱，則上清院派；日迴紫，則南陵院派。右應四齋：日清隱，日谷隱，日盤隱，則上清院派；曰清虛，則南陵院派。正面七齋：日壺隱，日橋隱，日悠然，曰閑隱，日學隱，則上清院派；日怡然，日碧壺，則精思院派。選道堂在西應後，至元乙酉年重建。

至道宮

在餘杭縣北三十里曹橋西，唐文明元年建，初名福業觀，潘尊師成道于此，《雲友》所載者。宋治平三年改今額。前有古松一，圍兩合抱。後有苦杏二，大與松埒，鷺鶴巢集其上。廚院有宋熙寧間所鑄巨鑊四，畔識歲月及施錢姓氏。隱士葉玄文詩云：猶存巨鑊記熙豐，翠靄春深古路通。千百春鋤一株樹，野田飛下雪花風。

龍德通仙宮

在餘杭縣市南，南唐文懿趙公汝談嘗卜居于此。至元癸未住山郎如山愛其溪山之勝，罄己資更宮宇一新，花木亭池冠於一時。天師演道靈應沖和玄靜真君為書宮額。

元清宮

在臨安縣錦南鄉，地名新路，住山舒元一故廬所在。至元甲午即其地建宮，樓閣巍峨，山水環抱，視為甲觀。

沖天觀

在九鎖山門外東天柱山所止。先是宋咸淳間住山龔文煥建于德清之青坡，至元壬午知宮事周允和更建此處，今住山沈多福疏鑿泉石，栽植松梅，頗有徜徉登眺之趣，有記。錢塘葉玄文隱于是，二十年大德丙午正月成道仙去。

洞晨觀

在餘杭縣東郭河上安樂山東，為陳季卿故址。季卿，餘杭人，世傳遇終南山仙翁，以竹葉為舟者。宋景定癸亥住山貝大欽建，松行掩映，流水迴環，植梅一塢，扁無盡春。先是接待最盛，有記。

元陽觀

在天柱步南三里大滌山後，宋咸淳間住山吳處仁建，至元辛巳改向重興。山深林密，門徑瀟然，頗有塵外意，但游者罕至焉。

沖真觀

在湖州路長興州，晉葛仙翁鍊丹之地。宋咸淳間本宮道士周國壽以古額興建，至元甲午住持周貴生修蓋一新。周迴流水，松行古檜老桂，為佳飯焉。

龍德觀

在嘉興路檉浦鎮，宋景定間本宮道士劉應善建。與海涯相接，為士民祈禱之便。

玄同觀

在杭州城癸辛街。先是，楊府瞰碧園有蘭亭茂林脩竹之趣，至元癸巳住山郎如山建道院，大德辛丑改為玄同觀。

明星宮

在餘杭縣東二里明星瀆之上，至元辛卯本宮道士史得芳建道院日來清，大德丙午改明星宮。

洞陽觀

在台州寧海縣東隅，大德癸卯本宮道士楊應世買張氏宅改建。

岳祠道院

在餘杭縣南湖之上。先是為土人聞武功圃，後施地建祠。遙望西溪，諸山森然拱立。祠旁小阜曰鳳凰山，以形似名。巨石林立，流水周旋幾百餘折。葛仙‘翁丹寵據其上下，可羅坐數人，有亭臨流對之，今建道院于祠右，扁名鳳山道院。

清真道院

在東天柱嶺青檀山之陽，宋咸淳間知宮事朱特立建，泉石清勝可觀。

凝真道院

在九鎖外墓塢，至元壬午本宮道士姚崇道自城居移建于此。

若虛道院

在餘杭縣市西，舊為沃氏居，至元戊子住山曹至堅得其地建院。

通明道院

在餘杭縣相塢，至元己丑本宮道士金自吉建，為，奉先報本之處。

益清道院

在臨安縣，地名後洪，至元壬午本宮道士何自清建。

紫清庵

在上塢青梓隴山下，至元乙酉本宮道士徐允熙建。

碧壺庵

在李塢石玉山下，宋咸淳間副宮李元綱建。

溪山庵

在天柱步，大德丁酉副宮金常清建。

閑隱庵

在來賢岩後青山下，至元己丑本宮道士王允升建。

學院庵

在天柱嶺西，至元辛卯本宮道士陸繼脩建。

太平庵

在臨安縣，大德甲辰道士徐元英建。

集虛書院

在餘杭縣東五里碧塘福地，有巨井一所，世傳葛仙翁鍊丹于此。元貞丙申道士孟宗寶建院，為游居講習之處，翰林學士張伯淳書扁，億士鄧牧心作記，紫陽山方回詩云：天地春藏凍核中，時來蜂蝶闌東風。萬端變化根無極，一點靈明裊太空。妙處千江分朗月，飄然六合點冥鴻。守玄知嘿交龍虎，肯泥丹爐子午紅。錢塘仇山村詩云：築舍束皋野水濱，室中生白座生春。了知空洞元無物，須信清明自有神。幽經草花聊適趣，閑窗筆硯不留塵。酒經丹訣非吾事，萬卷書藏一老身。

大滌洞天記卷上竟

大滌洞天記卷中

本山鄧牧心編

敘山水

浙右山水之勝莫如杭，杭山水之勝莫如天目，天目之勝未知大滌洞天。蓋大滌山水發源天目，風氣盤礴，岡巒斜纏，相望幾百里，然後蘊靈毓秀於此。

經以曹川之紆餘，匯以南湖之蕩莽。九鎖外鍵，一柱中擎，豈非天地之、奇觀，仙靈之奧區哉？郡志載：登天目山，憑天壇石屋，見山皆西南馳，雙溪並趁而合于於潛縣，窄愕似少駐，回望天目，層雲中如沈雄古大將按轡其後，大勢不可遏，少央驟已抵臨安縣。大官山者，直培搜爾，循而至九鎖蓋為單思，環以天‘柱諸峰，若止息者，已而轟轟赴餘杭下武林北高峰，而特起為南高峰，撻以八蟠慈雲嶺，翼為七賓鳳凰山，昂頭妥尾，若翔而集，前界大江乃止。吁，亦異矣。杭之山川，大較以是觀之，茲實錄也。

天目山

《太平寰宇記》云：天目山高三千九百丈，周五百五十里，多美石甘泉，有數百年古木。山上兩湖若左右目，故名。古有《東山銘》，略曰：列岳霞上標峰，霧裏翠滴煙巒，名不可紀。有蛟龍池上中下三潭，源脈相接。徐伍仙故居在石室峰西，又漢天師舉家於此上昇。茲蓋天柱之鼻祖，而錢塘所謂龍飛鳳舞又其雲仍也。

黃山

在宮西北，是山最高，為眾山之祖，雖百里外亦望見之。左發為大滌，右發為天柱，其趾長水灣，伏虎岩在焉。

九鎖山

自餘杭西郭外行十有八里，逆溪水上，左右合七峰，皆拔地數百尺，其趾犬牙相錯，行路並溪屈折者九，故云九鎖。好事者悉命以名。一曰天關，二曰藏雲，三曰飛鸞，四曰凌虛，五曰通真，六曰龍吟，七日洞微，八曰雲傲，九曰朝元。

大滌山

在宮北，凡四峰，於九鎖內最為巨山。西洞據其領，石室出其半，天壇冠其顛，皆山中勝處也。是山以洞名之，舊志謂大可以洗滌塵心，故名大滌。雖山川得名未必咸有說，而故老相傳當不誣也。玄同先生劍履瘞山下。

天柱山

在宮西南，凡三峰，與大滌對峙，高足相敵，由宮外望之，屹然若柱，又絕頂有石柱，高丈餘，圍兩合抱，此山所以名者。蓋五十七福地，地仙王伯元主之。按傳記所載，天有八柱，其三在中國，一在舒州，一在壽陽，洎今在餘杭者是已，洞霄以為主山，故古名天柱觀。舊志以為風清氣和，土腴泉潔，神蛇不螫，猛獸能馴。自漢武標顯靈跡，建立宮壇，歷代祈禳皆在此處也。

乳山

即宮前案山，錢氏所增培者。

香爐山

在宮前乳山後，其峰甚銳。

青檀山

在宮東南東天柱右偏，其勢不甚高，而泉石奇秀，為諸山甲。今湧翠石壁，與試劍、來賢二岩，冰壺、鏡潭皆在此。

青梓山

在宮西黃山跡，狀如屏幃，與白鹿山對，其地平處即上塢。

青曹山

在宮西青梓山下，東連上塢路，西達棲真洞。

白鹿山

在大滌山，即今中峰，是因許真君上昇於此，天降白鹿下迎，故名。

丹山

在黃山外，極高廣，綿亙十餘里。楊村在其下，後有響水石，溪流至此輒逢逢有聲。

紫竹塢

在青梓山西，古多紫竹，故名。

苦竹塢

在東天柱嶺首，去宮一里許，與仙跡岩相並。狀如片雲從地湧出，欲飛而未起也。

著溪

《山海經》云：天目山一名浮玉，曹溪出焉。今由於潛臨安縣界，經餘杭及錢塘界，然後入湖州，達于震澤。郡志以為夾岸多曹花，每秋風飄散，水上飛雪然，因名曹溪。又《輿地志》云：自餘杭西，亦名泠溪，溪兩浚有琴、鶴、訪、姥四山，皆有居民在其下。今自宮抵溪口五里，名天柱步道，旁有井亦名天柱泉，蓋柱流泉循九鎖山東行達是溪也。

南湖

此湖每歲梅雨曹水盛時，必聚此而後洩于大溪，長堤小橋出，其髻髻類杭西湖，餘時皆涸，彌望豐草而已。

丹泉一名天柱泉

是泉發最高，歷天柱山半，初但聞有聲殷殷若雷，至大滌洞西百餘步始出地上，既清且甘，大旱不竭，有方池儲焉。天宇清明而有赤光，四旁苔蘚時作紫暈。東坡詩云：一庵閑寄洞霄宮，井有丹砂水常赤。故扁丹泉，亭曰清音，取左太沖山水有清音之句。除引供廚堂及十八齋之外，一境田疇咸仰灌溉。

廚院方池

唐大曆五年，令尹范公惜俯見泉脈浸潤，命鑿池以便庖廚，李玄卿有記。

三池

在洞天福地門裏，路左二，路右一，若品字然。唐乾寧年問錢武肅王開鑿，由大滌洞前疊石為暗溪約里許，接天柱流泉儲蓄其中。澄徹可愛，於池口復為暗溪，曲折五六，深合地理。

翠蛟亭

宋高宗臨幸步月至此，愛之，賜錢造水閣。在宮門外三十餘步，自門內三池流注入澗，撒池上一二板，洶湧若雷，變化飛舞，山林蔭映作紺碧色，故扁翠蛟，取坡仙詩亭下流泉翠蛟舞之句。仍奉坡像祠事于後，亭前有坡，羅列坐石，游者必登憩焉。

冷泉

在宮門外會仙橋之東路旁石罈間，泉脈甚微，四時不絕，行者掬取飲之，寒勝冰雪，故名。

桃花泉

在龍洞西數十步，其泉自石罈橫注入溪，昔人每見有桃花片流出，莫知從來，故名。

石門

自來賢岩東五十餘步歷坡陀而上，即青檀山路，右依岩石，左臨深坎，旁有巨石，與岩對峙，號小石門。

月窟

洞酌之旁有巨石，圓竅玲瓏，廣二尺許，深五六尺許，日月窟。

冰壺

月窟之西有石竇，貯泉甚寒而甘，曰冰壺。

鏡潭

洞酌之下有石竇，其泉清可鑒物，曰鏡潭。

試劍岩

自來賢東行可二百餘步，有石裂為兩，如劍所斷，故名。

湧翠石壁

自試劍岩復三十餘步，有峭壁面北，從地湧起，高可一二丈，廣二三十丈，其上蒼翠玲瓏，奇怪萬狀，莫可形容，蓋茲山秀氣發自來賢，至此，餘半里始盡呈露。上有石乳，焚之芳香。有岩對峙，相去僅數尺，不容並行，若以人力開闢，尚可作亭盡意觀覽爾。今外向有亭曰翠微。

石步障

自石室歷數折，上有蒼石沿徑聯屬，可百餘步，名石步障。

通仙橋

在餘杭入宮大路，去通真門四里，宋建炎年間建，舊號石門橋。大德己亥八月知宮事楊清一重建。

道士橋

與通仙橋相去半里者，本宮祖師建，咸呼為道士橋。

朝元橋

在宮外四里，由天柱步入宮大路，俗呼為湖塘橋。咸淳癸酉增構高廣，名為朝元橋。

雙仙橋

在宮外三里，俗呼為雙橋頭。昔郭真君與葛仙翁倚仗對談于此，故名。

玉泉橋

在東天柱嶺下石府君祠左，去宮二里，俗呼麻車橋，宋建炎年間建，飛玉泉由此出澗，故名。

鳴鳳橋

在雲根石左，俗呼袁家橋，宋建炎年間建，與鳴鳳岩相近，故名。

會仙橋

在棲真洞牌門前入宮大路，跨澗為橋。宋淳熙甲辰，道士江安著以早游湖海，晚歲歸隱山中，捨衣鉢錢重造。

玄同橋

在洞天福地門裏，下通池水出翠蛟亭。昔玄同先生與錢武肅王相度地理，鑿池架橋，故名。

敘洞府

神仙安在哉？《列子》載渤海有五神山，東方曼倩云有十洲，嘗所涉歷弱水三十萬里，既不勝舟，而珠樹琪林、瓊樓寶闕又非結駟所及，何怪世俗不信，以為荒唐詭誕之言哉？然則三十六洞天具在域中，其為神仙之居。信邪？否邪？日月周行中天，下入滄海，晝夜相禪而不息。雷霆發虛空中，赫然有聲，萬物震動。使世俗未嘗聞見而吾言之，又肯信乎？一介之士苟有遐心，尚將逃深林，隱空谷，渺焉不與世接，而沉龍變蟬蛻，飲露餐風，其去塵土之腥螻，入煙霞之杳靄，必然無疑者，○是四海內外不可謂無茲洞，不可謂無若人也。若青城、羅浮、武夷、句曲，向使不名洞天，吾知為仙聖區，委羽塊然山爾。腸明直數仞之石，裂一錢爾，亦得以洞天名，而青童君、仙人郭君各理一焉，豈飛行變化之跡無往不到邪？玄蓋在大滌山，而《雲峩》云在天目山者，豈以大滌為天目子孫？或古人著書未必皆親履其地，失於審稽，雖信史不免，無足異也。

大滌洞

在宮西北半里。《茅君傳》云：第三十四洞天名大滌玄蓋之天，周回四百里，內有日月，分精金堂、玉室仙官，校災福之所，姜真人主之，與華陽林屋邃道暗通。相傳洞玄先生入游，見龍麟異境，花木鮮繁，自華陽而歸洞門，石鼓廣可尋丈，扣之逢逢有聲，自此上下，皆平如刻削，兩旁壓石委曲夾道，中間一石若柱倒懸，因以隔凡，名之過柱。一穴如竇，內闊丈餘，中有圓井無底，惟聞浪浪水聲，乃歷代朝廷遣使投龍璧之處也。

棲真洞

在大滌山前西天柱嶺上，去宮三里，一名西洞。舊志云：大滌先生杜琛語弟子何法仁曰：汝宜居西洞，可以逐世成真。遂名棲真洞。天生息頂，狀若寶蓋，寵室幽深，乳泉滴瀝。又東西二臺石閣壓上有龍爪蟠挈蹠縮之跡，或戲以手漫滅，翌日視驗如初，是知洞龍出入之徑也。西臺一石平如棋局，白石子如拳委積其上，旁列石坐環嚮焉。入洞門三丈許，有石仙人為仰外狀。又越華蓋西，有石寵可容數人。

石室洞

茲洞一名藏書，一名束玲瓏，在大滌山中峰前白鹿山下。洞中三穴若品字，透見天日，門有石梁橫界，泉脈涓涓注石梁下，引而滌之，可供十餘人居者賴之。相傳郭真君登山採藥，嘗濯于此，名洗藥泉。郡志云：昊天師筠修鍊之所。天師既尸解於宣城，指令門人藏書劍於此，洞有石室，故以名之。又《景行錄》載天師云：當遷神于天柱石室，蓋太上俾我煉蛻之處，故卜其西麓，果有石坐，岩扉自然成備。如是則不惟書劍，亦天師藏真焉。按《石精金光經》言：曲晨飛精、藏、景錄神、劍解之道，凡暫過太陰紫胞，煉度四百年，所藏必發。生血數足運會，其靈自有以發之耳。舊志謂天師石室之藏岩扉，呀啟信也。山腰有石窪樽、石茶鼈，皆仙家之遺跡。

白茅洞

在官山西南十里，嶺右靈邊歸然。按記云，晉人遇一道士衣巾爽麗自洞中出，詢所自來，曰：吾白茅先生，職此久矣。因名之。其門如井，鎚梗而下一二丈，至平地，可環坐二十人。復偃身下入又二丈許，有仙人酒養石及石柱二，一竅上徹天光，境界奇絕，第山高路阻，希有至者爾。

鳴鳳洞

在宮外一里道旁山上，雖石門阻隘，有童稚可入。云其間廣埒兩屋，旁一小路，不知所極。上有亢泉，流為丁當音，下入方池，未嘗喊溢。耆舊云：錢氏時因鳳凰來鳴，故以名洞。其地亦改為靈鳳鄉。

蛻龍洞

在鳴鳳洞相對山壓中，相去百步許，喬木幽隱，岩穴嵌巖，深可數丈。宋

皇祐初羽人於洞問獲龍蛻骨，齒角皆具，故名。記云五洞潛通，此其一也。

歸蕾洞

去宮五里，在棲真洞左偏半里許，即棲真之後門，深可百餘尺，石壁光瑩，洞有暝頂，亞於前洞，按記云，是神仙回車之便道，故曰歸雲洞。門僅數尺，下入丈許，石皆如瑪瑙五色紋理，旋雲飛霞直下方池，深不盈尺，廣可二尺，長可三尺，池底白色如累珠鏤玉可愛，泉水則盈個不常。又下十數步，有白石若瓠者三。又下數步，左偏上陸則有石盆，其上流泉涓涓，下入盆內，可以盥。四周石乳如垂瓔珞。復返右偏，直下十四五步，闊二丈許，其中有石如積銅錢者，周圍平坦，可容三十餘人。

敘古跡

人事有代謝，山川無古今。生身千歲之下，游心千歲之上。登箕山而懷洗耳之風，弔首陽而悲餓死之節。利害既不相及，影響既不相知，而田夫野老、樵童牧豎猶將躑躅悲歌，有泚其頰，況高世絕俗慷慨之士哉？千萬世同一理，千萬人同一心，古人遠矣，九京不可作矣，日一過其隱遁之地，觀其游息之所，有不浩然興起如親炙之者乎？馴虎岩之坎木無恙，昇天壇之丹

鼈未寒，空山無人，渺渺愁予，豈晉人所能，今人不復能邪？山中陳邊時有足稽，併採異聞附見一二。

漢宮壇

在大滌洞前，漢武帝元封三年所創，今其址不可攷矣。

昇天壇

舊志云：昇天壇在山中峰之上，又名法象壇。上應天而圓，下應地而方，中應易卦而八角。許遠游真君精研洞典，登其上而仙去，時天降白鹿下迎，故中峰名白鹿山。今山頂界松內數丈之地，草木弗殖，是其遺址也。宋政和間猶有卿雲簫吹往來。

伏虎岩

在宮山西南峻壁間，若環堵之室，南有路，自上而下，復陸壓磴，方至其所。藤蘿深密，怪禽晝啼，非有道之士不可處也。昔郭真君伏虎於此。按《晉書》云：葛洪、何幼道偕訪之，目擊而已，各無所言，引嘯而退。唐昊天師愛其遺跡，每游忘返，題詩岩上，今歲久昏剝，云：郭生在童穉，已得方外心。絕邊遺世務，柄真入長林。元和感異類，猛一獸懷德音。不憶固無情，斯言微且深。末句蓋引真君與溫嬌問答語。

仙跡岩

去宮一里，在行路隔溪壓石上。按記云，秦始皇驅山岳，擬塞東暝，嘗役鬼移之。山勢欲動，勿有仙人叱鬼，以身扼壓石，使不得去。今壓上有肩被、

簪冠隱然，遺跡溫潤光澤，苔蘚不生，以手摩拭良久，作古桂香云。楊傑有詩曰：祖龍求仙徒用力，駕海欲驅山下石。神人倚住不與行，留得岩前隱仙跡。

來賢岩

在宮東南青檀山前，嵌空數丈，盤石蘂竹，可以游息。宋熙寧間東坡居士為杭通守，與蔡準、吳天常、樂富國、聞人安道俞、康直、張日華皆幅巾華杖盤桓于此。東坡賦詩云：上帝高居愍世頑，故留瓊館在凡間。青山九鎖不易到，作者七人相對閑。庭下流泉翠蛟舞，洞中飛鼠白鴉翻。長松怪石宜霜鬢，不用金丹苦駐顏。後人名岩來賢，作亭其上日宜霜。

石室

唐昊天師瘞書劍地，宋陸維之朱妙行居焉。

撫掌泉

在宮內龍祠下，深僅三尺，清泠可鑿。古詩云：卻疑三尺底，別是一壺天。其泉五色變易不常，每一變則有吉事。《餘杭圖經》載，錢武肅王至官，有雙鶴飛舞其上，因撫掌招之，鶴墜而泉湧。漕使陳堯佐因按察至焉，問羽士所以名泉之意，答曰：昔仙人撫掌而泉湧。公於是撫掌，亦然。昊天師觀碣云：水旱不易，縈照軒宇。夏寒而辨沙礫，冬溫而冒萍藻。宋熙寧初有物狀如鰻繞欄循間，兩目如丹，時人以杖朴之，即墜入泉去。須臾陰霧周布，一山大水自天柱源來，洶湧可畏，將墊殿堂乃止。或龍之怒也。今環梵以石，結亭覆其上，圍以朱欄者，宋高宗嘗酌之也。

明星漬

《餘杭圖經》云：在縣東十里二百步，周迴一百五十步，溪之南塘，歷朝劫使投龍簡於天柱大滌洞，必先祭明星漬。《九域志》載餘杭古邊亦然。父老相傳云：昔有人晝見星燦然，故名。溪下多潭，皆遇水決衝而成。自新堰以西，第三潭最探，瑩而闊者是也。父老云：漬之南瀕路，舊有道家居，遺址尚存。今地屬本宮，建宮亦日明星。

藥圃

在來賢岩宜霜亭下，夏侯天師種藥於此，芝畦木塢，百藥之植靡所不有。常施藥於塵市，隨緣深淺而與之。一日樵者聞圃內有物大噪，隔籬窺見天師策鞭乘一獸，似虎非虎，行疾如風，入東山而去。今四山產藥草六十餘種，圃跡猶存。

葉天師講堂

舊志載，在山門外，天師役鬼神所建，制度宏巧，絕不類常工。開元中天師講《道德》、《度人》諸經於此，有仙花靈鶴自天而下。吳越高士輻輳聽法，咸有所悟，願居弟子列者三百餘人。惟語以濟恤孤貧，感愧覆載，忠孝君親

，重人性命，今身心，絕奢侈，即為道家之根緒也。荐經兵火，遺跡不存，今移官中為演教堂。

草堂

錢氏所創，唐昭宗景祐二年，武肅王以居閒丘先生，既而旬旦入山問道，每三元開壇授法，錄號上清壇，御史中丞羅隱皆入室者也。堂外環列雲房，為志人弟子柄息之所。朝暮入室，退即閉關，下惟或持經，或論道，或鍊神修真，各有所至。今道院上清流振所自出也。

畫樓

一名垂象樓，暨天師所居。天師少好經史，著述不輟，其中卷秩委積左右。常晝採日魂，夜飲月魄，至皿紫文之上道也。東西壁各置一竅，僅可容面，是採鍊之戶。白元鑿有詩，其址亦在今道院內，為精思流振。

南陵

亦今之道院址。因許真君居宮北之大滌山，既而昇舉，預報南陵知己曰：來日上朝玉帝矣。至期登陵北望，果見彩雲滿空，真君乘白鹿冉冉而去，故名此地為南陵。今別為流振也。七閩道士王介詩云：飄飄遺鶴去尋真，野客重來嘆復吟。許邁林中丹鼈玲，郭文山上白雲深。南陵事古都非昔，北嶺歸期直到今。珍重玉京無限意，待將功節養高岑。

嗥亭

在餘杭縣南五里。晉郭真君居大滌山，常出市肆貨藥，有虎自隨令伏此，歸晚財虎嗥，故曰嗥亭。今山下澗石奇怪，流水潺湲是也。

聚仙亭

舊志云，其基爽愷為天柱峰之乳。俯瞰官中，最為清勝。玄同先生創亭占氣于此。乾寧間眾聞亭上環珮之聲，異香逆鼻，走報先生，先生曰：洞天仙官朝謁北辰，今夕百靈聽講，上請大法、來至是亭爾。因名聚仙。陳丞相堯叟詩云：古檜森羅燒藥麾，綵雲飄香聚仙亭。

祥光亭

在大滌洞口，錢武肅王微時外巨石上，指洞曰：余異日富貴，當建亭覆此石。及貴作亭，營飾甚盛。而瘞石亭下樵夫聞見有仙人奕棋亭上，迫之則失所在。祥符五年，中使白公、漕使陳公及州縣官皆至。天氣澄徹，了無纖翳，方秉爐灶香，忽有五色雲自洞中出，上直霄漢，下瀾漫林麓。時羽人從騎皆在雲氣中，若仙官之朝玉京也。數刻方散，表奏其事，名亭曰祥光，今扁大滌洞天。

通明館

在昊天殿左，宋高宗臨幸，寢食于此，几榻咸在後樓，宜縱目看山。

神應鍾

舊志，唐大曆四年台州費岩大旱，禱弗應，遂祈于杭之大滌洞。既雨，土神見夢于邑大夫曰：宜鑄金為鍾以酬厥既。大夫從之。逮宋宣和間，更' 11 ' 三百六十餘年，毀于火。一紹興八年道士周希及等收拾破壞，且將復鑄禱之，神則曰：治于故地乃成。不得已從之、現年鍾成。赤城左墀銘曰：壤于數，匪壞于火，成于神，匪成于人。作于此；用于彼，福吾邑，無有已仔故號神應鍾。

西洞神光

宋韶定辛卯，有楊公伯岔者，汰恭王之孫，游山至棲真洞，方舉火仰視舉蓋，忽有神光發層臺上，青白相半，冉冉而昇，圓如滿月，久之方隱。公嗟異，留詩山中。有東臺仙子許參玄，滿月光明現大千句。道士王思明嘗立石識其事。

松花石

凡兩株，在環璣殿前，今不存。

重榮木

《餘抗圖經》載，宮外有大礫木，相傳唐咸巒一年昊天師所種，至來成平元年無故自枯，歷十五年，祥符壬子復榮。漕使陳公堯佐異之，圖狀進呈，併奏五色雲現及地湧泉事。尋降旨設醮以褒神異，故改洞霄宮。後熙寧三年五月，一夕風雷大震，不知是木所之，人以為靈化焉。

無骨箸

宮山周回百里多生鉗箸。昔晉許遠游真君上昇，語弟子曰：吾有金丹十劑，汝等功行未圖，非可遽服、已藏山中無骨箸下，他日有緣者遇。爾後役夫採薪，或帶箸歸，往往臨爨得之，採時不見無骨者。有好事者攀緣幽討，終年不得。蓋仙人所藏，非宿生緣契不可倖致。

禱藥禽

禽止有二，伏藏深樹間，夜鳴達曙，宛然禱藥聲，晝夜間鳴、第見人財遠去，故無識者。

石香鼎

宋學士陳公堯佐授外臺日，謂道士馮德之曰：嘗夢游名山，見仙人以鼎鼎相期，何敢過望？馮曰：學士人望所歸，名列仙籍，世間富貴何足相晚？後果大用，造紫石巨鼎二，置祥光亭上。其一銘曰：爐之質瓠中起煙，人之體虛心養元，不用之用，自然而然，爐兮人兮，茲謂道焉。其二銘曰：山之高兮巉巖出雲，洞之深兮幽幽宅真。鸞鶴一瞬，見驚百春。安得而往，葆光嗇神。

四山界松

宋淳熙三年，知官章居中凡宮山崗阜與民接者，悉樹以松，親董工役。既成，春秋二時每指引後進登山，以識疆界。今四山此枝龍形，環列森立，圍皆丈許。其經始培植之功，不可泯也。

應夢游詩

宋元豐己未，趙清獻公（扑再）帥錢塘抗章告老。歲甲子八月忽來游山，謂道士沈日益日近夢入真境，宮闕巍峨，有數道士相近，詢之，曰：此洞霄宮。既覺思之，兩典是郡，未嘗至此，故冒暑來。今觀泉石樓觀，與夢中所見無異，豈仙聖有緣邪？詔詩曰：龍穴藏身穩，泉源撫掌清。紅塵人絕離，白日世長生。我分譜冲寂，誰能顧利名？夢中休指笑，又作洞霄行。

陳文惠公書字

宋祥符壬子，陳文惠公（堯佐）典領漕職時，表奏興修宮宇改官額，奉旨書勸賜洞霄之宮六字。

誦度人經

《餘杭圖經》載，洞霄宮主首道士誦《度人經》，多著奇驗。每就所居側龍潭上持念，一日有老人從潭中出，跪曰：弟子即龍王也，每聽經文，無任皈依，今竊有請焉。師纔到潭上，則幽祇皆起敬不退，殊不自安，願只宴坐齋中，不妨日課，百靈得以休息。當日置仙鮮乳二斤以供齋鱸，道士許諾。明旦，廚人報几案間得乳鮮潔，莫知從來。果重二斤，後日日常然。居數歲，忽累日不至，心疑之，偶至水次，復見前老人曰：乳乃世間物，弟子無有。第忝為土神，凡世間欺人取贏者，得陰攝之。此去有市戶董七好舞秤權，以十四兩作斤，故從而掠焉。今其人不在，厥父自主店業，未嘗罔利，故不可取，非失約也。道士嗟嘆，每宣言村落間，導人為善，鄉老至今能言，但忘其姓名及歲月耳。

大滌洞天記卷中竟

大滌洞天記卷下

本山鄧牧心編

敘碑記

天柱觀記

天柱觀者，因山為名。按傳記所載，皆云天有八柱，其三在中國。一在舒州，二在壽陽，洎今在餘杭者皆是也。又按道經云：天壤之內有十大洞天，三十六小洞天，如國家之有藩府郡縣，遞相稟屬。其洞天之內，自有日月分精，金堂玉室，仙官主領，考校災祥。今天柱山即《真誥》所謂大滌洞天者也。內有隧道暗通華陽、林屋，皆乘風馭景，倏往忽來，真蹤杳冥，非世俗所測。而況大江之南，地兼吳越，其峰巒西按兩天眼之龍源，次連石鏡之嵐袖，東

枕浙江之迢派，可謂水清山秀，兼通大海及諸國往還。此外又有東天目、西天目及天竺之號，得非抗蒼涯於穹昊，聳絕壁於雲霄，立天為名，以標奇特耳。若乃登高遠望，則千巖萬壑金碧堆疊，龍蟠虎踞。靈粹滋孕，代生異人，非山秀地靈之所鍾襲，其孰能與於此乎？就中天柱，風清氣和，土腴泉潔，神蛇不螫，猛獸能馴。自漢武帝酷好神仙，標顯靈跡，乃於洞口建立官壇，歷代祈禳悉在此處。東晉有郭文舉先生，得飛化之道，隱居此山，群虎來柔，史籍具載。乃於蝸廬之次，手植三松，虹偃鳳翹，蒼翠千載，今殿前者是也。洎大唐創業，以玄元皇帝為祖宗，崇尚玄風，恢張道本，天皇大帝，握圖御宇，授錄探符，則有潘先生弘演真源，搜訪神境，弘道元年奉勁創置天柱觀焉。仍以四維之中，壁封千步，禁彼樵採，為長生之林。中宗皇帝，玉葉繼昌，玄關愈闢，特賜觀莊一所，以給香燈。於是臺殿乃似匪人工，廊檻而皆疑化出，星壇月砌，具體而微。則有被褐幽人、據梧高士，抱澄泉之味，息青蘿之陰。葉天師法善、朱法師君緒、吳天師筠、暨天師齊物、司馬天師承禎、夏侯天師子雲，皆繼踵雲根，棲神物表，骨騰金鎖，名冠瑤編，出為帝王之師，歸作神仙之倡，金錯標宇，翠泯流芳。昭晰具存，不俟詳錄。其餘三泉合派、雙石開扉、藥圃新池、古壇書閣，各有題品，足為耿光。繆此際蒙聖朝疊委藩閩，綰闔閩之封略，統勾踐之山河。寵極蕭曹，榮兼渾郭，鈞懷斯地，實邇維桑，素仰真風，備詳前事。但以此觀創置之始，本對南方，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，改為北向。雖依山勢，偏側洞門，其洞首陰背陽，作道宮而不可致左右，崗攏與地勢以相違，背洞門而不順百靈，使清泉卻侵白虎，致使觀中寥落，難駐賢能，皆為尊殿背水激衝之所致也。乾寧二年，鑾因歷覽山源，周遊洞府，思報列聖九重之至德，兼立三軍百姓之福庭，於是齋醮之餘，徧尋地理，觀其尊殿基勢，全無起發之由，致道流困窮，二時而不辦香燈，竟歲而全無醮閱。遂抗直表，上聞聖聰，請上清道士問丘方遠與道眾三十餘人，主張教跡，每年春秋四季為國焚修。鑾特與創建殿堂，兼移基址。山勢有三峰兩乳，兼許邁先生丹竈遺跡猶存，遂乃眾低作平，臧高為下，改為甲向，是五音第一之方，而乃添培乳山，卻為主案。尋即一二年內，法主兩霑渥恩，道倡益臻，常住咸備。青牛白鹿堪眠琪樹之陰，降節霓幢不絕星壇之上，得不因移山勢而再振玄風者哉？尋又續發薦章，奏聞丘君道業，聖上以仙源演慶，真振流輝，方瑤水以遊神，復華胥而入夢，欲闡無為之教，欣聞有道之人，劫賜法號為妙有大師，兼加命服。雖寒柄帶索之士不尚寵榮，在法橋勸善之門何妨顯赫。其次畢法道士鄭茂章，生自神州，久棲名嶽，玄機契合，負岌俱來。繆幸揖方瞳，常留化竹，副妙有大師，三元八節齋醮同修。福既薦於宗桃，恩惠頗霑於軍俗，尋發特表，蒙鴻恩繼賜紫衣，焚修於此。其大殿之內，塑天尊真人、龍虎二君，侍衛無闕。

其次別創上清精思院，為朝真念道之方。建堂廚及陳鼎擊鍾之所，門廊房砌，無不更新。天風每觸於庭除，地籟時聞於窗戶，兼為親蹤觀額，以炫成功。非矜八體之能，貴立永年之志。妙有大師閻丘君，靈芝異察，皓鶴標奇，誕德星纏，披霓靈洞，朝修虔懇，科戒精嚴，實紫府之表儀，乃清都之輔弼。加以降神之地，即舒州之天柱山也，遊方有志，躡屨忘疲，自生天柱之前，駐修天柱之下，察其符契，信不徒然，乃此修崇，實，同搜一抉。所謂道無不在，代有其人。爰自朋、基，至于功畢，備仙家之勝槩，暢聖祖之真風，遂錄畫圖，封上進奉。光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詔旨劫錢繆：省所奏進重修建天柱觀圖一面事，具悉。我國家襲慶仙源，遊神道域，普二天之下靈跡甚多。然自兵革荐興，基址多毀，況茲幽邃，豈暇修營，卿考一境圖經，知列聖崇奉，親臨勝槩，重葺仙居，仍選精懇之流，虔備焚修之禮，冀承玄既來祐昌期。豈唯觀好事之方，抑亦驗愛君之節。既陳章奏，披阮再三，嘉歎無已，想宜知悉。冬寒，卿比平安好，遣書指不多及。懿夫地出靈阜，天開洞宮，三皇之前，真聖非一，莫匪乘虛躡景，出有入無，雖或掛於傳聞，不可知其名氏，皆分洞天而理，即大滌居其一焉。天柱觀，晉漢已來迄于唐室，修真之士繼躡清塵。當四方淑擾之時，見一境希夷之趣。今也仙宮嶽立，高道雲屯，六時而鐘磬無虛，八節之修齋罔闕，有以保國家之景祚、福兩府之蒸黎。繆今統吳越之山河，官超極品，上奉宗社，次及軍民，莫不虔仰神靈，遵行大道。時也聖明當代，四海皈依。忝蒙委以東南，封功臣兼頒金券，家山衣錦，秉兩道之油幢，上承一人倚注之恩，次乃是正真護持之力。玄元至聖，崇敬福生，大道真科，是無為化，致乃及身於此，合刊貞石，用俟後賢。時光化三年七月十五日記。

定亂定國功臣、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、浙江東西等道觀察措置營田招討安撫等使、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太師、兼中書令使、持節都督杭越等州諸軍事、兼杭越兩州刺史、上柱國、彭城郡王、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錢繆。

天柱觀碣

太史公稱，大荒之內名山五千，其在中國，有五嶽作鎮，羅浮、括蒼輩十山為之佐命。其餘不可詳載。粵天柱之號，潛、霍及此，三峰一稱矣。蓋以其下擢地紀，上承天維，中函洞府之謂，豈唯蘊金碧宅，靈仙所貴，興雲雨，潤萬物也。自餘杭郭沂溪十里，登陸而南，弄潺湲，入崢嶸，幽徑窈窕，纔越千步，忽巖勢卻倚，襟領環拚，而清官闕焉。於是傍訊有識，稽諸實錄，乃知昔高士郭文舉創隱于茲，以雲林為家，遂長往不復，元和貫於異類，猛獸為之馴擾。《晉書·逸人傳》具紀其事，可略而言。自先生悶景潛昇，而遺廟斯立。暨我唐弘道元祀，因廣仙跡，為天柱之觀，有五洞相鄰，得其名者謂之大滌。

雖寥邃莫測，蓋與林屋華陽密通大帝陰宮耳。爰有三泉，二漱一濫，殊源合派，水旱不易，擁為曲池，綦照軒宇，夏寒而辨沙礫，冬溫而冒萍藻。既漱而飲之，曲肱而枕之，樂在其中矣。土無沮洳，風不飄厲，故棲遲者心暢而壽永，磬磚紆奧，氣淳境美，虎不搏，蛇不螫，而況於人乎。正觀初，有許先生曰邁，懷道就閑，荐召不起心後有道士張整、葉法善、朱君緒、司馬子微、暨齊物、夏侯子雲，皆為高流，或遊或居，窮年忘返。寶應中群冠蟻聚，焚熱城邑，蕩然煨燼，唯此獨存。非神靈扶持，曷以臻是？州牧相里造，縣宰范惜，化洽政成，不嚴而理，遺氓景附，復輯其業。筠與逸人李玄卿，樂土是安，捨此奚適，恐將來君子靡昭厥由，故竅而志之，表此堅石。大曆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中嶽道士吳筠記。

廚院新池記

遇知己而用者，匪唯於人，物亦有之。初，廚院因前池餘振浸潤助堂，數步及雷，纔供廚飪滌器而已。邑大夫順陽范惜，跡累人群，心在遐曠，每休沐之暇，訪道山林，見其有天造池沼之形而隧為溝竇，乃命黃冠等頤指廣裹，鑿周宇下，駢石以涯之，畜流以探之，清瀾忽平，秋陰滿院，執爨無欲清之僕，挈瓶無汲探之勞，不造機事而功贍於物，范公實所謂新池知己矣。靜勝則道淳，境幽則神王。予與昊天師采真，洞府朝夕窺臨，瑩徹心膽，滑昏潛遁，事苟愜於心，則與登姑蘇、望五湖而齊矣。故因碑籀餘地，刻石誌之，猶詩人有泌泉之作。大曆五年，歲號闡茂，八月一日處士李玄卿記。

洪鐘紀

聖天子握符御極，敬天愛民，遇雨暘稍愆，禱于群望，所至感格。其靈績寂彰者，則杭之大滌也，是山居洞天三十有四，為天柱福地，距行都三舍，御前崇奉有年矣。宮宇宏壯，獨闕巨鐘，使命繹奏聞。上思所以揭虔表靈，迺紹定己丑病月丁亥有旨命鑄，仲秋己未告成。夫山川流峙，雲氣出沒，明神所以代化工而施利澤也。霓棟橫空，鴻音徹漢，聖天子所以鎮名山而昭丕既也。神有顯功，上有皇報此殊庭盛事，可無紀乎？載攷圖籍，唐大曆中有神應鐘，台之黃巖，因禱旱醇德，卿人每以驗晴雨，經建灸煨燼，聲弗逮初。開禧邊帥畢，再遇於淮泗，獲景靈舊鐘，漕臣黃犖求真之大滌，亦既禽止。然物久則弊，剝極宜復，其革故鼎新，必須時應數邇者。宸命既頒，幣出內帑，工擇國良，賜度牒以資其費，融兼金以美其質，眾棄一鼓，大器立就。其形不侈不食，不厚不薄，其聲不石不播，不柞不鬱。鐘成，樓亦加肆，殆時數之偶歟。近臣劉世亨承命，凡事盡畫宣勞圖形以進，天顏聞澤琦歟盛哉，聖天子嘉惠名山，與先朝賜田臨幸，匹休於無窮矣。夫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鐘，器也，而道寓焉。儻能因以永道，則銷去績錯，保合粹和，內明外寂，力到

功深，窮邃徑於華陽，侍宸遊於月殿，服猛獸於岩前，藏金丹於笈下，自然山川呈瑞，神物薦休，鳳鳴高崗，龍蛻幽穴，清泉沸井，祥光燭天。所謂地靈人傑，豈昔有而今無邪？無己則澄神寡慾，體道修真，庶幾善人以多，嘉祥自應，雨可請，暘可祈，尚無負於清朝欽崇之意。乃若聽考擊於晨暮，昭報稱於黑修，祝聖壽而保皇圖，與洞天福地同其久者，又不待言喻也。

朝議大夫、權尚書刑部侍郎、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、兼侍講曹叔遠撰

演教堂記

盤古開闢宇宙，天先成而地後定，故都天之號柱於八極者三，不周以北存而勿論可也。惟濟山之東、杭山之南，積氣溫厚，有雙柱峙焉。以其上通太微之室，故曰洞天，以其中伏三辰、三根，故曰天柱。道家者流好言天與帝，而不以地對，蓋維持主宰者在上，地不過承之而已。洞霄舊號天柱觀，而演教堂則又接天柱之乳而流出道德者也。先是，堂列大門。外傳者曰：神營化造，不類目巧之室，殆未可知也。後遭兵燬，更創於正殿，後紹興肇其邇，開禧奐其宇，端平又峻其基，室虛而白，楹廣而閑，雌霓抱梁，陽馬承褊。堂之背，疊石作嗽日聚仙亭，翼步欄而上曰方丈室。嘒嘒乎廣廈，真可談混元、論黃虞矣。虬惟我高宗皇帝，曾手書《度人經》以鎮清真之場，孝宗皇帝御製古澗松詩以尊不老之道。玉宇扁於寧考，金錢錫於慈皇。今主上又劫命冲妙師大明董集斯事，列聖修道崇教，何其盛也。堂甫成，大明羽化，而師孫處道與監宮大年及大欽述師之志，綜其本末，求記於潼川吳泳。泳曰：汝知所謂堂者，因教而有堂邪？所謂教者，因堂而有教邪？向者堂弊，教亦弊邪？今者堂新，教亦新邪？吾與子言：堂有成壞而教無新故。仙聖之所重，惟教耳，然聖人以身教也，真人以神聽也，以身教故不悅道之華，以神聽故不逐言之邇。今營一畝之宮，築環堵之室，既勤樸斷，又塗堅茨，輪焉奐焉，惟欲其美。而身有玉廬，心有絳官，脾有黃室，肺有皓庭，面有赤宅，耳有三門，喉有十二樓，兩眉有紫戶青房，七竅有金關玉鑰，皆自己之堂也，而不能微也。指三洞十二部為教母，綜五筍七千岌為道樞，勃勃旋於珠口，團團走於環中，便以口之所授為演妙，耳之所聞為證真。而自有此山以來，陰陽之浸，昏曉之割，日月之相推，雲雷之相盪，飄風暴雨卒斂於無，雕煙縷霞復歸於朴，烏啼而林幽，則動中有靜，龍勢而霧檐，則寂中有感，變通而為四序，流形而為品物，不宰之宰，不神之神，皆自然之教也，而莫之悟也。處道曰：若爾吾記，則歷劫以至于今，千聖之戶庭荒矣。雖然，吾復為子通之。州老氏之學，根以清爭虛明，行以慈儉忠孝，其無為也，無不為也，近於易；不爭也，莫之爭也，近於謨。谷神之說，近於虛受嬰兒之喻，近於若保修養而引年，近於祈天永命。《真

誥》謂性與道合，由道之體近於中庸。王子謂一氣孔神於中夜存，近於孟子。若夫淮南原道之極，至於和與性，使父無喪子之憂，兄無哭弟之哀，童子不孤，婦人不孀，獸胎不殞，鳥卵不洩，則又吾孔門家法也。作是堂已，玉眸說說，豈無望道而欲見者？倘能味法如蜜，調心如絃，滌神識如鏡，為善無近名，為學不臘等，雖有拱璧駟馬不能易吾進道之心，則聖真在己，不必問鄰矣。霞子研之哉，雲孫瑩之哉。淳祐三年七月既望，寶章閣學士、朝請大夫、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、中江縣開國子、食邑六百戶、賜。紫金魚袋吳泳記。

東陽樓記

余裹登平都山，訪濂溪周子舊遊，亂碑中得小片周子題兩絕句，點畫勁正，猶存溫厲之氣，官合陽時筆也。其一詠陰仙丹訣云：始觀丹訣信希夷，蓋得陰陽造化機。子自母生能致立，精神合後更知微。又從山中人得觀丹訣一篇，二十年間往來于心，未忘也。先墓在餘杭，廬居山中，數遊洞霄，道藏寫本甚真，出廬無事，時得假借，無何閱之徧，則知丹訣所云，周子一言蔽之矣。嘗殿都藍具其姓，大欽其名，餘杭人，賜號靈一，作小樓，寮中不侈不約，可詩可觴。凍其翼然於塵外也，與客造焉，請名，適朝陽出高崗之上，因作東陽樓三字遺之，摘陰仙訣中語也。今又十餘年矣，丹訣則已忘之，惟周子詩中之意燭然心目。靈一之孫守一，囑如圭來言曰：靈一年八十六而卒，願得向者名樓之義，以發其幽光。余曰：乾元陽神，吾資以始，坤元陰精，吾資以生。元，一也，而分二體，於是有尊卑，有貴賤。以尊卑言，則先乾而後坤，尊當在先也。以貴賤言，則先陰而後陽，貴當居後也。既有先後，則有嗑有睽，有同有訟，不得而齊焉。不齊財離，離去為變，相保則合，合為大和。物生於和，死於變。精神合一，即日月合一，日月合一，乾坤之元復為一，此天地之正道，萬物之公理。聖人以是制為禮樂，達之天下，禮無往而不來，樂無進而不返。斯道也，在人或識其大，或識其小，未嘗墜也。周衰道微，四代禮樂之數掌於柱下史，乃或取之，以養其生。雖然，禮樂者，大和之器也，所以建天地，溥萬物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。私之者，小之也。知廣而充之，則大矣。是故一物有盡而萬物無終，一身有終而萬人無盡矣。又何人已之分？靈一以壽終矣，四海之內，一視而同其未死者，皆靈一也，不與天地同長久乎？平都煙塵蒼莽，石刻之存者幾希，由是以志諸洞霄，尚不泯乎儒先之遺意，不亦可哉？咸淳元年中春，資政殿學士、宣奉大夫、眉山楊棟記。

棲真洞神光記

紹定辛卯孟夏，郎官楊公彥瞻游九鎖山，幽巖邃谷，無所不歷。二十有一日，至棲真洞，登東西兩臺，洞絕頂故有若華蓋者，方舉火燭之，忽神光發東臺上，圓如滿月，青白相半，升華蓋而止，火為奪明，良久乃散。觀者驚異

，公顧問偕行羽眾：是何祥邪？思明對曰：嘻，二百二十餘年矣。在祥符間，國家崇尚玄教，制漕使陳文惠公率官屬有禱于大滌洞，維時洞中出現是光照耀林麓，文惠公表奏朝廷，詔旨褒嘉，始改洞霄宮額，而扁亭祥光，為一代盛典。方今玄教之盛，不異祥符，公以勳舊子孫，歷官郎署，名位德望豈出文惠公下？兩洞神光，皆有為而發，非偶然者。公憮然曰：予何人，敢望文惠公哉？休徵之來，偶相符契。然不敢上負洞天之靈，乃捐金買田若干，以助齋庖，以答神既。嗚呼，攀天目漢元封，彰神顯異，何代無之？謹以身所親見感動當世者，刻著于石，使來者有攷，且無忘楊公之德。公名伯盂，彥瞻其字，和武恭王孫，好善忘勢，不異儒家子，時有束臺仙子許參玄，滿月光明現大千句，曲題山中。紹定五年夏至日，當山道士元素大師王思明記。

演教堂揭扁法語

洞霄大滌扈神京，玉珮金噓會百靈。天柱一尖凌碧落，雲關九鎖疊蒼屏。前峰後峰煙漠漠，東洞西洞風泠泠。見說坡仙詩墨在，約君同坐翠蛟亭。客入洞門，清涵山骨。寒層青未了，古洞綠依然。瀑布泉邊，玉葉風摩千歲草；雲根石畔，金莖露浥萬年芝。我將喚起聞丘玄同，而更相招司馬承正，左攀郭文舉，右拍許遠遊，陸天壇，訪石室，入藥圃，謁草堂，同登來賢岩，去尋無骨箬。萬杉鎖斷紅塵影，三逕寒凝碧蘚班。皇風雷飛伏之都，乃龍神校閱之所。所以翠華南幸，有嚴香火之欽崇；紫館西峨，以待公台之均逸。昔有金龍玉簡之典，今存青詞朱表之儀。列聖所共留神，當今尤甚加禮。今之日，風和鷺喜，水暖花香。奉使國師，寧國侍晨。真人面承綸旨，大滌箴真；都錄管轄上官，侍晨鑒義。知宮馮君，隨弼颺乘，協爛天馨來止仙都。適丁盛事，歲在丁丑，宸翰演教堂三大字，以賜住山沖妙大師龔大明。越今五春，方圓扁揭，可謂鳳翕龍翔，蛟騰虎躍，奎躅璀璨，雲漢昭回，有茲鐵畫銀鉤，宣示金填玉鏤，光映草木，榮溢煙霞。以吾教之當興，與名山之不朽，方玉燭應天之日，政金真演教之時。頃者山中慶成，法堂獲此御墨，雲薨煙桶，上跨寒空；月礎星博，妙為法宇。何異騫林之境，宜安玉局之床。闡三洞四輔之微，敷八極九清之妙。此牌既揭，日月同明；此話不誣，人天孚照。大眾且道，揭牌一句，如何讚祝，九峰雲靜仁天廣，五洞風清化日長。嘉定十年辛巳三月，道士白玉蟾撰。

重建洞霄宮記

道為三極之祖，大包宇宙而不見其外，細入毫粟而不見其內。生陽生陰，神鬼神帝，陶鎔千聖，棄籥萬象，不見其跡。是莫大乎天地，此道撐拄乎天地，莫幽乎山川，此道充塞乎山川。道即理，理即太極，太極本無極，撐拄乎其下，無一瞬之或息，故曰天柱充塞乎其中，無一隙之不周，故曰洞天。嗚呼

，為天柱洞，天之說者，其知道乎？其至人示以至道之精，眾妙之門乎？夫天有形，道無體，以無攝有，誰為之耶？天至大，洞至小，以小納大，誰司之邪？天柱即大易，統天立天之象，老氏天地得一清寧之旨；洞天即大易天在山中之象，老氏谷得一以盈之意，無疑矣。夷玫往謀，女媧氏斷鼈足以立四極。非鼈也，道也，天柱之喻也。元始坐浮黎寶珠，十方天神悉入其間。何神也？道也，洞天之喻也。餘杭大滌山洞霄宮，為三十六洞天之一，與舒州、壽陽天柱為三；金堂玉室，上通太微，奇異神秀，不可殫紀。漢武立綰候神。歷晉暨唐，以至宋世，累朝禮奉朵謹，代生高人主張斯道。咸淳甲戌臘月，不戒于火，千礎皆灰。會世運更革，歸化聖朝，山中諸老合力營之，既底于成，為力勤矣。至元甲申六月，鬱攸洽作，一夕復盡。四眾環視，於邑太息。提點宮事一山郎公如山、提舉宮事桂林舒公元一，敏毅介特人也，不沮不懼，宣言於眾曰：吾將新之，取木他山，運粟他所。吁心集思，鳩工度材，先建庖帑，乃築大殿以及餘屋。元貞乙未之三月壬子告成。金碧瑰麗，照映林谷，神運鬼工，殆不是過。朝家欽崇護持，視昔有加。既成，囑予為記，予辭，不可已而告之曰：洞有天，天有柱，吾言於前矣。天中有天，蓋終言之，夫天中之天，上極無上，是為三境。境雖三清，則一也，又三其三為九，名雖九清則一也。學道之人，煉陽消陰，朝夕存存，以我之清，同造物之清。清乎清乎？超萬形而不壞者乎？遂筆之記。元貞元年，歲次乙未，九月乙亥，前端明殿學士、中奉大夫、簽書、樞密院事、兼參知政事家鉉翁記。

昊天閣記

太極之動生陽，而靜生陰，陽輕清上為天，日月星辰、雷電風雨麗焉，陰重濁下為地，丘陵山嶽、川澤江海麗焉。陽變陰，化其氣，沖和則為人，其兩間莫不有生宰者焉。恭惟昊天玉皇上帝陛下，位三極之尊，御萬有之眾。凡天地所以覆載，日月所以照臨，星辰所以運行，雷電風雨所以薄激蕩沃，丘陵山嶽之所以鬱盤，所以流浸，生人之類所以相生相養，萬古而不息，孰知乎帝力哉？道經載，天地之內自十大洞天外，復有洞天三十六所，仙官所領，為天帝下府。今大滌玄蓋洞天，其二十有四也，自漢元封建立宮壇，歷晉逮唐，異人代出，更為天柱觀。宋祥符間，又更洞霄宮。舊誌所載，地望之重，與嵩山崇福，並為天下宮觀稱首，信矣。寥寥二千餘年，興廢不一，而自歲甲戌迄于甲申十一年間，再厄天變，邃館層樓化為飛埃，土木之興難矣。故自大殿東西應、齋庫兩堂外，力不暇給，若三門，若諸祠宇，悉山中耆老分任營構而相成。昊天閣者，今住山清修明素沖道法師舒公元一。清修養素沖妙法師沈公多福也，是閣據四山，會屹然，大殿東高七十餘尺，廣五楹，歧翼翠飛，壯觀形勝，昔所未有。是雖妙有玄真渺渺乎罡風灑無之表，然神化無方，何所弗至？遐

想鈞天廣樂，宴遊玉京顧瞻下府，乃有高居延舉。若是之盛者，其必為皇靈所眷矣。人之身，神在泥丸，猶好天也，黃庭中虛，猶所謂洞天帝之下府也。使中虛之地，吾神來舍，是一身太平，久之必仙。使高高在上者容光下燭，豈不能祈永命，為國家太平地哉？是閣遠，所繫甚重。副宮事高公會辰，都監宮事金公常清，咸獄有力，宜書大德六年壬寅十二月望日，錢塘鄧牧記。

白鹿山房記

大滌洞天發天目，盤薄落溪陽，形勢最浙右，自古有道來游來居，仙去可數。然山中泉石勝處，率多北向，向南而勝者，白鹿一山爾。是山為大滌中峰，升天壇在上，其下石室。按舊志，晉許遠游真君作壇練丹，丹成，天下白鹿迎去，所以名山也。汰情吳貞節天師美文詞，與太白齊名，憤講石室為藏書地，諱尸解，宣城，語弟子。耆還天柱石室，此石室所以著也。宋擇永仲、王元素、朱復常諸君相繼於此濤道，著益甚。自永仲築舍，隸洞霄宮，俯仰幾二百年，興潘不一。、大德甲眾，沈公介石住山，一登覽樓愴，追前修而弗返，吊遺跡其卡煙，規營高居以待畸士，顧土木繁興，力有未暇者，於是徐和父贊曰：屋無儉奢，取足庇風雨，郭文舉其人：豈以苦液為嫌耶？否則食粟而已。納之廣廈，奚益？乃作數檻石室顛，雖門縮庖福，不過具體，然前睨天柱，後負升天壇、龍鳳兩洞，左路所從入棲真洞，右望而。見之。四周上勢若屏幃環合，下五巨松翼然，拱立薰風，足以祖暑愛日，足以辟寒雪晨月夜，莫茲境為絕。庶幾方外高獨肯息焉。時杭人牧心鄧公適留山中，孟公集虛與其徒孫史元甫為附。一屋後偏，介兩石若樓船而方，將使遂棲隱志、鄧氏益命工發土，得奇石五六。東偏有家腹穴趾若丹寵者，有高下聯屬為壺若刻漏者，有圓竅橫貫其首，而頂銳若犀載角者，若蟻蛭峰房交錯相穿者。西偏則鉗碧玲瓏。三面環峙，儼然呆愿，凡廣不數丈，千岩萬，壑，情狀畢具，曠古珍藏，坐致目睫問。則憮而嘆曰：有是哉，夫石，山川之精秀，融結翳蔽土壤，不知幾何年，一旦有識者發之，有力者拔之，始得為人境絕觀，與天地不弊？人獨無是秀，且精乎日：為情欲之土所贅，事物之壤所蔽。相發者無識一肩拔者無力，以至於晦珠而終仰望。晉唐宋諸君，如龍魚，如虎鼠，、如鵬鷁，不我相謀，曾不若一石之有契也。語未既，余適以月夜登山，為余道本末如此，且問名屋，因命循其本日白鹿山房，復為記之。大德九年乙巳四月望日，滌山卑羅錢塘葉林記。

元清宮記

元清宮者，提點住持洞霄宮事舒尊師所建也，日山素齋，按待者何？洞霄列齋十有八，山素其一，而元清隸焉，方外士於此而憩也。去餘杭，而卜築於臨安之錦南鄉者何？師生育之地也。宮何以日元清？師名元一，其徒金公名常清，嗣守其業，合而名之也。晉史所載臨安，多金堂玉室、仙人芝草，漢末從

此得道者有之。宮占勝其間，東拱琴鶴之山，西抱石鏡，上接九仙、天目，下連九鎖、天柱，南北二溪縣天目發源而合流於獨山，如錦為帶，山川獻狀，此為奇絕。余雖未涉其地，嘗聽師言，固已先入夢境。宮成，師踵門謂余曰：吾崎嶇歷落人也，自幼無估無恃，統然出俗，遂入道洞霄。徐公應時，吾祖也，一見即以嗣法相期，時生計最薄，若謂吾足以振起香火緣者。每懼無以副前人期，待刻志其所宜學，粗克有進，職分所在，不敢卑庖稟之任。歲在丁未，被冠裳以來，凡道家事，如表章科岌、手書口誦，罔或弗力，首治居室，易故而新。甲戌洞霄火，迨歸皇元職方之九年，為至元甲申復火，數矣。夫凡瓦礫化為金碧，金碧轉為瓦礫，又於劫灰之餘，使公宇私室悉還舊觀。當始附時，簞食壺漿之奉，身非所顧，而奔避四外者得以安集。吾雖不敢謂功，亦良勞止，其於吾祖付托初意，庶乎無負。在洞霄，自掌章表領庫事，至宮副住持，如歷階然，無踐等瑜分之想。教門職任，自杭州路道錄而浙西道提舉，住持開元宮，凡受管領道教所，割授，一是前輩講師舉所知，不識媒身耆進為何事。慨念錦南故里釣遊遺跡儼存，親新劬勞未報，自視飲然。諉曰：太上忘情，可乎？因出衣鉢所儲，即故址創此道場，報本也。寥陽殿以奉三清，艱璣閣以禱祠七政。舉眾仰祝聖壽，昕夕罔弗欽祀。先有祠道紀，雲會，各有堂，三門兩序具體，迨庖福無缺，經始於甲午歲，落成于大德己亥。棟宇藻麗，像設森嚴。有山可薪，園可蔬，附郭之田可擅粥，香燈之費仰田租之入。今天師真人拜祖庭，道由官問，顧瞻輪奐，喜溢眉宇，大書今額以鎮此山，命吾開山住持，常清則提舉知宮事。甲乙流傳，其永無歌。初，常清與吾師孫金正韶於是薦賢輸力為多。清自號玉鑑，韶號約山。韶物化久，吾將於清之次俾周鼎傳，董貴寧又嗣守焉，別為元清派，與洞霄派相伯仲而亞之，官之金穀出納，須洞霄提其綱。夫事為之制，乃可經久亡敝，然匪托之金石，恐久而遂泯，願求文於執事，以圖不朽。烏乎，以師所述云然。非閱歷深識、慮周且遠，其克爾耶？元者，氣之始，天得而清，用能長上古而不老，統萬有而不宰。考之洞天，有日太玄司真，曰昇真元化。後人名殊庭真館，或以玄真，或以昇元，然則合而名之之義，豈無鋸哉？而況陸蓮紀關尹之瑞，香爐鍾弘景之美，於此而致其孝思，且地勝得於不擇，殆天予神授者。余故樂為之記，至若匠事，計工費為繙者若干，此常事也，不書。師丁酉歲二月欽奉聖旨，大護持。越二年秋七月，欽受提點住持宣命，十二月鎮遠王奏，賜通明養素真卿冠簡法服，為時榮遇。師老氏典刑，同衣之士稱為桂林先生云。大德四年二月己未日，翰林侍講學士奉義大夫知制誥、兼修國史張伯淳記。

重建沖天觀記

仁知不能一其性，金其樂者為難；勢願不能兼其力，成於久者非易。山林

也，皋壤也，其成也毀也，其樂也神者有所不喜，又何弊弊焉？窮歲月之力以役於物為，役於物非道也。不役乎物亦豈所以為道乎？百姓不知於日用，儒者不離於須臾，而況名之必可言，言之必可行。觀於山而千岩競秀，有重玄之理；臨於水而萬振同歸，幾上善之德。假物以用，又焉往而非道邪？沖天觀者，舊創於吳興之別墅，水國風高，白蘋秋老，與鷺朋鷗倡相期於浩渺間。先祖師蓬山孫公、菊岩龔公、清溪周公之志也。願煙未恕，劫石倏遷，城郭是非，幾類華表之鶴；塵波清淺，無異蓬萊之舟。舍其舊而圖新，去諸遠其即近，則大滌山之門戶有若天開，萍水路之往來，居然雲集。雖與規規尺寸於塵閑問異，然地非不廣褻，求其四平如砥者絕少；材木非不勝用，亦安能神運而鬼輸。高者夷之，卑者廊之，榛者闢之，佳者盈之，其為力豈不戛戛乎尤難。後之入是門而遊月。登斯堂而坐嘯，揖白雲而邀素月，談何容易哉。凡為工若干歲日，為費若干縑粟，姑誌其成。若夫一日必葺，是所望於將來之子若孫，是所謂願也，非勢也。故系之以詞曰：大滌之山兮峨峨而高，大滌之水兮涓涓而滔。大滌之林，木從拱把，至於蔽翳，雖濯懼非昔比，終能自拔於蓬蒿。今之去地五丈而成九仞，其始一簣之勞。嗚呼，據梧而暝，杖策而遨，盍觀此身，以道自名也，當如肯堂之構，無如塞路之茅。山吾仁而水吾智，小無不具，大無不包。膚寸扶搖於羊角，一勺膏潤於田毛。故凡積以歲月而畢備者，寧能闕然於一毫？世之所謂倫理，道之所謂功行與願力，有州或闕，於天地間罪將焉逃？贊皇公云毀平泉一木一石者，非吾子孫。所願呵護之力，卻厲鬼於山左，移文之靈勒，俗駕於岩助。金石未勸，言必行，行之必遠，誠不能不望於之代庖者也。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二月望日，住山沈多福記。

沖天觀記

兩浙山水之勝最東南，縣浙江西杭最，縣杭西餘杭最。逆天目大溪上十有八里，曰洞霄宮者，是為大滌洞天，又餘杭最勝處也。未至宮數里，兩山翼道，折為九鎖，佳氣盤鬱，是以得道士若晉郭、許二真君，唐吳貞節，暨子虛、間丘玄同輩，高蹈其間，遺跡具在。至今探幽訪古，使人偷然欲仙。介九鎖外，有山名仁壽，氣勢特偉，眾山所宗，然荆棘隱翳，過者莫之觀。至元壬午，前知洞霄宮事周公曰：清溪翁得茲地，愛甚，與其徒張公漢傳命工鑿三面山趾二百餘丈，闢為夷壤，棟宇之。先是，宋咸淳間，翁祖靈濟孫先生泊瑜師演教龔先生，請沖天觀賜額隸錢塘者，建觀書溪上，尋以難毀。至是徙而扁焉。四五年間，事未竟干，公相先後遺世。今主席洞霄沈公介石，為訪法孫，竭力營繕乃完。若殿、若堂、若門應，秩秩有度。空翠入房閣，清流入庖廚。四山環匝，百木昔蔚，行道上者，聞鐘磬音而不見觀所在，住山中者，聞車馬聲而不見路所自。後山益峻，則迂徑以陸，蔭花竹待遊觀者，其稍平處，問列坐

石可憩，其最高梵圓壇，可眺遠。獲琴詠詩，可以永日。時延方外士居之。公暇日輕車往來，共談玄理，嘗語眾曰：地之勝也，人居之則榛莽不得荒吾階庭，豺虎不得闖吾藩牆，豈不為天下安宅？身之安也，心居之，則耆欲不得榛莽其內，利害不得豺虎其外，豈不為山中隱仙？夫善居其心者，亦若居其身爾。大滌古洞天，茲山大滌所從發，凡居斯者，豈盡出晉唐人，下必有脫跡塵滓，飛神青冥，以不負祖師素願所營，與吾中心所期，然後足以符沖天之意。眾曰唯。牧時過沈公法孫孟集虛，與聞于此，遂為識之。大德五年庚子上元日，石室隱居鐵塘鄧牧記。

清真道院記

餘杭西十有八里日九鎖山，逆溪水上，左右山趾相錯，行者縈其間，前直百步外，若斷無路，為鎖一也。迄九鎖，山勢差直上，則為洞霄宮。左折為東天柱，嶺西北泉石最勝，日青檀山。舊誌載月窟、冰壺、鏡潭、試劍岩、湧翠石壁，悉在茲山爾。宋咸淳間，前知洞霄宮事凝神朱先生，以先世諸墓在，作祠山陽。先生歿至元己丑，其徒沖逸孫法師與其孫今靜逸法師舒公，闢而廣之，日清真道院。為屋凡五六十楹，而門應、殿堂、齋閣、庖福，咸有法度。松杉垂陰，花卉迭芳，白晝無聲，不類人境。大門內流泉所直，則發石瓷址。四周若牆趾，坎為方池，畜金鯽百數，扣欄檻，悉至取食。山下飛玉泉懸瀑數仞，自是出也。歲庚子，余過舒公，憩暑于此，相與觴詠為樂。暇日登高，指余諸山，慨然曰：宮西南為伏虎岩，晉郭文舉隱也。西昇天壇，許遠遊仲舉也。其下石室，唐吳貞節仙去瘞書劍也。北大滌洞，則暨子虛得道長往，與吾遠祖玄同先生築室後入茲洞以達華陽也。神仙者，學雖由內煉，亦山川之靈發之。俯仰千歲，風氣不殊，誠有作者，豈遽遜晉唐人哉？奈何留連光景，醉而生夢而死者，比比皆是？百年榮華，與化俱盡，千劫流浪，其憂無涯。何不運靈旗，孕火芝，回風返景於寸田尺宅之間，馭氣飛神於清都紫微之上，而與數君子相視一笑。若是，則內不負吾先，外不愧吾大滌洞天，其可乎？余日唯。大德四年庚子七月，錢塘鄧牧記。

集虛書院記

杭孟法師，字集虛，築室曹溪上，為讀書地，以其字扁之。余聞老氏云，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。知虛者，萬有所從集也。竅虛而風集，坎虛而水集，谷虛而雲集，室屋之虛也人集焉，天地之虛也日月星辰、山河草木、羽毛鱗介集焉。孰謂吾一心虛而不為道所集乎？然心之為物，可虛可窒，道之為物，惟恍惟忽。向焉所謂集，皆可得見，而此不可知，故虛者每為異物所窒。恍兮忽兮者，將弗集矣。一心無樊攻焉者，眾喜怒哀樂毒其內，是非得喪冠其外，欲斯須之虛有不可得者。若是求道，亦擊鼓而求唐子也。吾孟師

不然，師儒者而寄邊道家，流為詩文，咸有法度，煉玄養素九鎖山中，齋居者三年，既乃為世故役，弗遂其志，戚戚然惡之。所蓄書數千卷，將室成而藏焉。且與方外奇士遊居講習于此，所得殆未可量。然余謂師無志於道則已，苟有志書，亦累也。比見世讀書者，四方萬里無所不通，上下數千載無所不聞，歸而求其本心，則虛焉者寡矣。聖人之道，遂為絕學，可歎也。願師悉棄所蘊於無何有之鄉，然後即方寸之地，朝而闢焉，暮而滌焉，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其中，師益矣。顏子始好學，終坐忘。惟道集虛蓋深造自得之妙，顏何人哉？大德三年己亥正月，錢塘鄧牧記。

大滌洞天記卷下竟